

蔣介石生活點滴

●李梅山

軍人習氣烟酒不沾

蔣介石廿一歲時就在河北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習武，軍人習氣頗深，烟酒不沾，連茶也很少喝，辦公桌上通常只有兩杯一涼一熱的白開水。他作息有規律，每日清晨即起，冷水洗臉後散步半小時，室內活動半小時，七時坐功，八時開始批閱文件、寫信、起草電文，午飯後休息，下午二時看書辦公，三時至五時會客或外出演講，晚飯前後又是散步。蔣每日必記日記，日記格式自己設計，每日一頁，真頭一般印有「早起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大器晚成」之類警句。一個星期記完後又加一頁；半頁是一周工作回顧，半頁是訂的計劃。「孟子」裏的「居天下之廣廈，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一段話，是蔣掛在辦公室裏的座右銘。作為委員長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女士自然是非常講究風度。她雖僑居美國多年，但外表力求不帶歐氣，在家或外出時，總是穿一件剪裁適體的中式旗袍，冬天則加上一件裘皮或呢質大衣。她不燙髮，僅梳一個小髻，既顯示其高貴和莊重，也不失其中國傳統。

飲食簡樸講究衛生

蔣氏公館廚房配有中、西廚師各一人，一般不對外。蔣氏夫婦平時大多一同進餐。也許是廣東人和在國外養成的習慣，宋喜歡吃烤鷄和豬排之類；蔣則具典型的江浙口味，喜吃肉絲鹹菜湯，乾菜烤肉，鹹菜大黃魚，宋有段時間因患慢性皮膚炎，不能吃魚腥蝦蟹，只吃些雞蛋牛奶；蔣因為是假牙，要吃煮得很爛的東西，在重慶時他還大吃一頓一攤販烘的山芋。蔣氏夫婦有時也請客吃飯，而菜餚却極為普通。有些人作客出來後還說吃不飽，這恐怕與菜餚的不豐有關，因為他們的廚房是按日配置少量的新鮮菜蔬，從不儲存過多的酒肉。

在待人接物上，宋美齡力求使自己平易近人。碰見人時總是面帶微笑，有時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時也很少流露出驕矜之氣。不管在什麼場合講話都語音輕柔，使人不感到拘謹，很少有盛氣凌人、頤指氣使的時候。

蔣氏夫婦頗講究衛生，即使在廬山消夏，宋也要派人從山下消去蒸餾水飲用，在峨眉山時她還帶上維琪礦泉水備用。

蔣介石不抽煙，也不喜歡別人在他面前抽煙（高級要員中只有孔祥熙一人可以在他面前抽雪茄），就連他的侍從醫官吳麟孫每次給他看病前都要漱口消除煙味。侍從官董道芸有次給蔣介石

量體溫，沒有在蔣的面前把體溫計再消一次毒，被蔣大罵一頓後調離侍從室，講究之極，可見一斑。

夫妻之間感情深厚

為了調劑身心便於睡眠，宋美齡每天午休都要安排內務人員給她聽留聲機，唱片皆為小提琴獨奏，沒有大型交響曲。這些片子都是宋親自選好放在盒子裏的。留聲機一般放在臥室門外，直到她起身開門才停止播放。蔣深受感染，有時宋不在家，蔣也派人照常播放。

蔣凡是外出活動，宋總是跟隨左右，形影不離。宋有暈機病，其私人飛機上有一睡榻，每次乘機，宋總是橫臥於睡榻上，但一下飛機改乘汽車就沒事了。外出時所住房子一般是三間，包括臥室、辦公室和秘書室。

「Darling」（英語「親愛的」）是蔣口口聲聲對宋的愛稱，從不直呼姓名，而宋則不稱蔣什麼，可見蔣宋間感情深厚。他們有時說閑話也從不避人。

宋美齡是個大美人，凡美人都有一種艷壓羣芳的心態，再加上為人妻者，都不願丈夫朝夕相對的是一個比妻子更漂亮的女人，所以宋美齡在選擇私人女秘書時，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工

作能力和文化素質兼優，但相貌平凡，甚至可以說是醜陋。

一九三三年的一位女秘書叫錢用和，三十多歲，先天免唇動過手術，後來調中山門外貴族學校當校務主任，宋美齡常去視察，關懷備至；隨後繼任的女秘書個子很小，長得不順眼；後來換了一個穿着時髦一隻眼有毛病的女秘書；再後來宋子文又給他介紹一個帶家眷的男秘書古兆鵬，主要做與美國教會和華僑方面的通訊交流工作，包括宣傳、捐贈和救濟事宜。宋的秘書主要是代她做些婦女兒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熱衷於這個工作，她們相互聯繫，感情非常融洽。

第一夫人處事仔細

作為國民黨政府的最高人物，蔣介石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文件，蔣處理文件非常仔細，即使錯了一個字，也要把文件追回改正後再發。對即將發表的文告更是逐字斟酌，逐句推敲。蔣讀書很專心，他舊學功底較深，《張居正評傳》，戚繼光徵倭的《紀效新書》「管子」大多加以圈點和評語，並擇其有用者作理論根據，加上自己的言行錄印發分給各位將領。

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處理事務也相當仔細。公館內外的事情大都安排得井井有條，一點小事也不輕易放過。有一次，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件上的郵票被人撕掉了，她立即查詢，原來是愛好集郵的外收發胡某撕的，胡某承認了錯誤送還郵票，宋也就未予處罰。蔣宋的私人信件，都是經由各自的隨從秘書拆閱送呈，一般批件也由隨

從秘書加封，若是密件、急件則另打記號加火漆印，外收發一有疏忽就能發現。

宋美齡的文化素養頗高，她每天必看書讀報，訂了不少外國書刊，對文學、音樂有較深的造詣。對美國的歷史和世界名人傳紀都有悉心的研究。她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語，處事仔細，中文的基礎也相當好。她的毛筆字頗似蔣的字體，但不失女性的秀柔。宋能說上海話和廣東話，也能講國語。因此她各方面都是蔣的得力助手，在很多外交場合都是她來當「翻譯」。

父子同愛杭州山水

蔣介石祖籍浙江奉化，省城杭州是蔣氏家人常來常住之地。加上西湖秀麗多姿，環境清靜優雅，所以蔣家三代對杭州都有深厚感情。蔣介石出山後，不論是飛黃騰達或失意落魄時，他都愛去杭州住幾天，遊山玩水，觀光賞景，西湖的名勝古跡是他最留意的地方。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間，蔣介石在西湖烟霞洞等處，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為期一周的秘密談判，初步達成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協議。

蔣介石的部屬特向某富商買下一幢位於西湖之濱的西式花園別墅——「澄廬」來給蔣介石居住，蔣介石夫婦很喜歡這官邸。登上澄廬，西湖山水盡收眼底。遠處，孤山峙立，湖堤蜿蜒；近處，綠草如茵，繁花似錦。一九三七年初夏，蔣經國夫婦從蘇聯回來，就是在此拜見父親和繼母的。那天晚上，蔣介石夫婦在孤山腳下的「西湖第二名店」——樓外樓菜館為兒孫們洗塵，合家

歡宴。席間，宋美齡很高興地介紹西湖醋魚等名菜的由來和做法，還告訴媳婦蔣方良，這道菜是蔣介石最喜歡吃的。蔣介石滿面笑容，談笑風生，據說這是他多次來樓外樓中最高興的一次。而一九四九年他下野時在樓外樓吃的最後一餐飯，也許是最沮喪之味的一次。抗戰勝利後，蔣經國把家遷來杭州，定居在裏西湖一號，與蔣介石的湖濱澄廬隔湖相望。這裏依山傍湖，環境幽雅，景色宜人。

蔣經國喜歡邀請同窗好友、少壯官員們來家會面聚談，打打麻將。蔣經國喜歡種花，他住的院子裏就種有不少桂花、棕櫚、玉蘭、天竺、楓樹等。他也鍾情於西湖山水，暇時舉家出遊。他愛遊玉皇山，常登山觀光。一九四六年夏他邀請上海市長吳國楨來杭小住，結伴遊了玉皇山。玉皇山頂「福星觀」道長李東陽設素筵款待。席間，蔣經國要來線簿，用毛筆寫下了「蔣經國樂助一千元」，吳國楨隨後也寫了「吳國楨樂助五百元」。飯後，大家觀看了李道長的武術表演，連聲稱讚，盡興而歸。

孫兒孫女蘭心慧質

蔣經國當時有一女二子，長子孝文，女兒孝章，次子孝武。孝文和孝章曾在杭州弘道小學讀書，很活躍。當時新疆代表團來杭州，孝章和同學們去寬橋機場歡迎，她還代表同學們向客人敬送鮮花。有一次，孝文和孝章駕吉普車在西湖白堤遊玩，一對十三、四歲的少年男女開車，在當時來說是很新鮮的事。於是記者上前採訪，尙未

開口，就遭一位便衣侍衛干涉。他輕聲地對記者說：「這是蔣委員長的孫兒女」。記者聽後嚇得伸了伸舌頭，掉頭走了。

一九四八年，蔣孝文轉入杭州惠蘭中學（今杭州二中）讀書。據蔣孝文的老師丁榮觀先生回憶，蔣孝文的國文成績優良，和同學相處友善，課後嬉戲時，同學們常簇擁着他，將他拋起又接住，杭州話叫「擡年糕」。一九四八年十月，蔣經國夫婦又生一子，取名叫蔣孝勇。

方良女士雖是俄國人，但能講一口中國話，她性情溫柔婉約，孝順公婆，體貼丈夫，是位賢妻良母。蔣介石夫婦對她也很滿意，蔣介石特為她起一個中國名「方良」——方正賢良之意。

方良女士在湖畔別墅操持家務，相夫教子，閒時也打麻將，消磨時光。她平時居家也完全按照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逢年過節，總要帶孩子們拜祖先，燒香磕頭。她喜歡中國旗袍，凡在公共場合露面，總是一身旗袍。

據說方良女士為人熱心，待人親切，大家稱她是蔣氏門中最得人緣的一位。

有人還把蔣門兩代夫人作過比較，說婆婆以一個中國人而醉心於西方文化，而她婦是個外國人，却一意把自己投入東方的染缸，使自己成爲一個標準的中國婦女。

次兒緯國身世之謎

蔣緯國會說：「對自己究竟是蔣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謎，迄今亦無法證實」，並「希望能夠多找點資料弄清楚」云云。這裏想介紹一位

知情者陳志堅女士，她一口咬定蔣緯國是戴季陶之子。陳志堅，奉化城內人，基督教徒，一生獨身，一九八四年初逝世，終年九〇歲。

陳志堅的叔父與蔣介石爲世交；晚清時，她在奉化作新女校與已婚的蔣氏髮妻毛福梅同學。以後，陳志堅畢業於湖州育嬰師範。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蔣氏在上海納姚治成（原名怡琴）爲妾。以後兩人回故居奉化溪口居住。

因姚氏出身寒微，未曾入過學，蔣介石就聘請年僅廿歲的陳志堅爲家庭教師，教姚氏學文化。那時，蔣家住的是二間一弄祖遺老屋，姚氏和婆母王采玉同房，住在後半間，甚爲侷促；陳志堅和毛氏同房，她們原有同學舊誼，此時成爲賓主，食宿與共，更爲親熱。以後又與蔣氏大姐瑞春、胞妹瑞蓮和任富娥、張月娥結拜爲異姓六姐妹，毛氏居二，陳居五。

陳志堅在蔣家間續生活凡十餘年。姚氏移住縣城、寧波、上海、蘇州各地，都隨同爲伴，她曾說：「蔣氏不常在家，要我伴同姚氏生活，是別有用意的。」她還說：「我於民國二年初到蔣家時，毛氏所生的經國剛四歲（一九一〇年生）；後來看到蔣氏領了緯國回鄉交與姚氏撫養，緯國也是四歲。（一九一六年生）」

經兒可教緯兒可愛

戴季陶是同盟會會員，參加辛亥革命。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戴季陶、蔣介石等遭到通緝，被迫逃亡日本。在這時期，戴季陶和一個日本女子同居，生了一個兒子。

一九一七年袁世凱死後，戴季陶和蔣介石等人紛紛回國。

一九一九年曾和戴季陶同居的日本女子帶回四歲的兒子來到上海投奔戴氏。

陳志堅說，戴妻鈕有恒，是大家閨秀、精明能幹，也以「河東獅」著稱，戴氏素有陳季常癖（懼內），一見日本女子携子來到，深怕鈕有恒知道，會大吵大鬧。出於無奈，拿出一筆現金，婉言說服了日本女子回國，但她不願把兒子帶走。戴季陶覺得，兒子留在身邊還是會出事的，又苦於無計可施。這時蔣介石剛在上海，蔣戴兩人一向友情深厚，戴便告知此事，蔣介石欣然說：「我只有毛氏生的一個兒子經國，姚氏尚無所出，你如願意的話，就把這個兒子給我，我帶到鄉下交給姚氏撫養，就算是她生的。」蔣介石肯收領，戴季陶求之不得，就稱謝照辦了。

當時，蔣母王氏健在，蔣介石把兒子帶到家中，與母、妻和妾說明原委，對外只說是姚氏生的，取名緯國，小名建鎬。但是王氏婆媳對陳志堅却不隱諱，只請她勿外傳。

蔣緯國生得英俊瀟灑，蔣介石對他疼愛有加，視如親生。蔣介石每從外地回家，一見緯國，就連喊「囡囡」，抱着親吻；外出遊玩，常把他騎背在頂上。往奉化縣城時，緯國會入培本幼稚園讀書。早年，蔣介石對兩個兒子曾有「經兒可教，緯兒可愛」的評語，並寫於日記。

陳志堅與姚氏、緯國一起生活多年，並教過緯國識字讀書；經國喊她姨媽，緯國也喊她姨媽，都非常親熱。